

飞狐到家

□余明芳

“快开门!”虽然节气已近白露,山下处处还像大火上架着蒸笼。县中医院退休医生老刘仍在高山森林人家避暑,这天刚麻麻亮,便被邻居兴奋的叫喊声和急促的擂门声惊醒。

邻居拽着他往阳台边跑,嘴里忙不迭地讲:“不晓得这个几不像的小精灵鬼是什么,它好久钻到家里柜子。你见多识广,说不定认得到哦。”

进屋,刘医生盯着紧挨阳台的不速之客。它体型有家猫大小,头部像小熊猫,头颈部白色、四肢点染棕褐色,背毛前赤褐色后黄褐色,扑闪着一双戴着棕色“眼罩”、像熟透的龙眼肉一样的大圆眼睛,见有人来,迅速把头收进去,蜷缩成一团。

“我也不知道这是何方神圣。”刘医生轻声示意。那小家伙和两个人对望一阵后,似乎感觉来者并没有恶意,试探着一点点露出头,伸出跟老鼠爪子相似的前脚,刘医生掏出手机用静音模式偷拍,然后在多个微信群中求证它的身份。群里炸开了锅,各种猜测都有,两个人依然一头雾水。

担心饿坏小客人,两人商量,弄点核桃仁、花生米、水果碎奉上,没想到歪打正着,小家伙面对美食果断放弃防御,主动接受人投喂。

“有狐狸的头、小熊的身子、蝙蝠的翅膀、松鼠的外形,肯定是神话传说中会飞的狐狸,大名复齿鼯鼠、橙足鼯鼠,寒号鸟也是它,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要尽快想法把它放走、归林。”群里终于有人现身正名,普及相关知识:它前后肢之间有宽大的飞膜,天生翼装,可以在林间滑翔,因此得名飞狐。昼伏夜出,以树木的果实为主食。别看它小,却非常凶猛,投食时一定小心加小心,被挠上一把,肯定挂彩,还会染上病毒,务必注射狂犬疫苗。

“它来去无踪,根本不顾及我们的感受;武功高强,也没人敢靠近。”主人家哭笑不得,阳台是开放型的,种了些花草,一盆多肉被它当成厕所,拉了一大堆。群里的民间中医专家老徐立马发话了:“它应该是昨晚光临的,拉了这么多,这些便便可可是宝贝,就是著名的药材五灵脂,具有活血止痛、化瘀止血、以毒攻毒多重功效,自古要

夏季,野谷里的地瓜香

□郁文

“六月六,地瓜熟;七月七,地瓜密;八月八,地瓜大;九月九,地瓜走。”这地瓜不是超市里售卖的那种地瓜,而是鸽子蛋般大小、学名“地果”的东西,有些地方也叫地枇杷、地石榴、地瓜榕,我们老家叫“地瓜”。

像山里的娃娃一样,地瓜藤蔓随性自然生长,常在地角田坎沟边垄侧四季常青地蔓延成一大片。因果实多埋土里,须刨开泥土才能获取。每到暑假,百无聊赖,满山满谷的野趣才是我们真正的暑假生活,扳地瓜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。

正午时分,火辣辣的太阳晃得人睁不开眼。趁大人午睡,我们悄悄翻身下床,蹑手蹑脚夺门而出。木门的吱呀声,传来身后大人的嗔骂声。穿过街荫,脚底生风地跑过田埂,目的地单纯而明确,就是那散发着地瓜香气的地方。地瓜成熟后果皮会变成深红色,散发出浓郁的香气,几十步开外就能闻到。我们倒不用循味找地瓜,哪片地角哪片田坎有地瓜,早已烂熟于心,那是浸透舌尖和味蕾的味道。

到了熟悉的地块,我们就像地瓜藤蔓一样,光着膀子匍匐在地,沿着藤蔓小心翼翼地寻摸,扒开藤蔓从泥土里抠出果实。地瓜其貌不扬,从泥里抠出时灰头土脸,裹满了泥巴。我们顾不了这些,直接用手指去泥,再用指甲掐掉蒂,然后囫圇塞进嘴里,从小就是泥巴里长大的孩子,哪管什么泥不泥巴呢。

太阳正烈,我们在地瓜丛里晒得油浸

攀缘悬崖绝壁才能艰辛取得。你们却得来全不费功夫,千万莫当垃圾倒掉了。”

两人兴奋极了,对照权威人士的解读,通过多种渠道查找相关信息。原来它们如独行侠,主要栖息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深山老林,钟情陡峭的山崖洞穴或者石缝,通常单独或者夫妻共同居住,黄昏和夜间才出来活动、觅食,每个个体的领地都不容侵入。它有千里眼和顺风耳,警觉性高,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敏捷缩回洞里,很难在白天发现它们。它们特别爱吃侧柏籽、油松籽,饮用树叶上的露水或者摄入多汁的植物来补充水分,算得上真资格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,难怪排泄物都有个高端大气的名称“五灵脂”。而树鼯是它极好的滑翔通道,一次可飞数十米甚至更远,并能通过调整尾巴和身体姿态来改变方向,精准地落在目标树上。

不光小区里的邻居激动不已,微信群里也频频催更,请刘医生拍进食、玩闹的场景。“阅兽无数,今天总算见了真神。”一名网友回忆起儿时那个秋天,亲戚家娶新媳妇时发生的事。头天晚上主客在院坝皎洁的月光下听穆桂英招亲系列唱书,一些懂的人还时不时交流讲解,异常宁静祥和。突然从西边山头传来既像婴儿啼哭、又像女人尖叫或悲鸣的长啸,不到一分钟,东山又响起凄厉的哭嚎。唱书的、听书的纷纷停下来,感觉背脊阵阵发凉。“那是鬼毛狗在追媳妇儿。”一个声音打破沉默,背起天书:传说小鬼骑在毛狗子(我们这里把狐狸称作毛狗)背上,用鞭子抽着它飞,那叫声是在求偶,宣告领地、发出警告或者交流也会传递高亢尖锐的叫声。

“‘哆啰啰,哆啰啰,寒风冻死我,明天就做窝’,小学课本中写的寒号鸟,原来不是鸟!它们并不懒惰,拖拉,看来因为相互不了解,人类和它之间产生了很深的误解。”不少网友感叹。

刘医生并不知道,其实小区群早就有过来客:从前年开始,3只飞狐一时兴起,频

父亲冒雨送书

□陈本布衣

初二时,因一篇作文在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大赛中获奖,我便立志要当个作家。也是从那时开始,我疯狂迷上了小说阅读。

相信很多人都有我这样的经历:遇到自己不喜欢的课时,桌上摆着课本,桌下却摆本小说,正襟危坐貌似认真听课,眼睛余光却在小说的字行里游移。

那段时间,我的作文水平显著提升,数理化成绩却一落千丈。班主任几次将我叫到办公室,开导我不能偏科。“不管你将来干什么,都得先学好规定的课程。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,就像无根之木,怎能长成参天大树?”

高尔基还只念了两年小学呢!我暗地在心里对老师的话嗤之以鼻。

有个周一,窗外大雨如注,我在课堂神游八极。这时,老师忽然停下讲课,去到教室外,似乎是跟谁交流什么。少顷,老师返身回来,冲我叫道:“××同学,你出去一下,你爸来找你。”

老家到学校有20多里路,不通车,又下这么大雨,父亲来找我干啥?我满腹疑云去了教室,见父亲站在墙边,讨好似的笑着。父亲戴着斗笠,穿着蓑衣,打着赤脚,裤腿虽然高高挽起,但还是被雨水浇得透湿,几块补丁格外醒目。真不知老师和同学看了父亲这副打扮,该会有多嫌弃。

想到这里,我气不打一处来,责问父亲:“你来做啥子吗?”父亲仍满脸堆笑,解开衣襟,从胸口掏出一本书来。是金庸的《天龙八部》,他小心翼翼将书递给我,说:“昨天你从家里走时,把这本书落下了,我怕耽搁你学习,所以赶忙给你送来。”父母不识字,我不敢告诉父亲,这只是一本课外闲书。默默接过这本还带着父亲体温、用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书,我强忍泪水,不知该说什么好。父亲像完成了一桩重要使命,嘱咐我快进教室,老师正讲知识呢。说完,他转身步入了雨幕。这时,我才发现,父亲的裤子上沾满泥斑,湿乎乎一大片。父亲定是在泥泞小路上走得太急,一不小心滑倒所致。父亲平时走路总是疾步如飞,此时他迈步很小,却又故作轻松的样子。我想,他定是怕我看出他还负着痛,也担心路滑再次摔倒。

转眼间,父亲的背影消失在墙角,我的泪水却如决堤般奔涌而出。那本被父亲仔细保护的小说书,在我眼里顿时变得面目可憎,我狠狠将其扔进檐前的水沟。从那以后,我再未碰过任何课外闲书。经过一年多努力,成绩也终于冲进班上前十。

中考时,我被一所重点高中录取。领通知书那天,班主任老师问我:“你后期的学习动力从哪来的?”我说,是父亲那次冒雨送书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,寒门学子应该怎样走好人生路!

(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会员)

频选择变换铲屎官,制造惊喜并洞悉人间礼尚往来,留下珍稀的药材。大家见惯不惊,视它们为好朋友、好运气,“飞狐,飞来的福气。”来了善待,去了不拦,相安无事。

“飞狐在家里过了夜吗?”第二天,网友持续跟进,刘医生告诉他们,天明之前,小精灵就悄无声息地撤离了,说不定在下一个暑天,又会见面呢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巫溪县政协)

巴蜀关

炮口向上,对准前方
上方是无际蓝天
前方是茫茫青山

我是炮膛里
一枚停留百年的铁砂弹
满腔怒火早被锈蚀

偶尔梦醒
透过碗口那么大的天
恍惚听见,那段捻子正
滋滋燃烧

题石桶寨

真是,山一样的道具啊。
我开始想象——那是一双
怎样的脚板?
又该,怎样地天马行空?
在如此炎热或冰冷的人世,
濯了纓,又濯足。
(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)

从横琴至蛇口船中

□傅发明

一波急浪狂打
船舷。乌云和雨
劈头盖下,双眼
迷迷离离

我索性,丢掉
海子那春的幻想
面朝风浪,闭目
养心。在海上
写首诗,让灵魂
晴空——万里
(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会员)

在山上听风(外一首)

□张守刚

首先是松林发出感叹
不停落下的松针
改变了风的行程
它们刺进石头体内
打探高处的风
有几斤几两

在山上听风
不用去管这一阵穿过身体的语言
高或者矮
只要清澈就好
可以顺便带走
松针的眼睛
和无法抚摸的心跳

那么多的柴垛

没有柴垛的乡村
就没有烟火
走在云峰
遍布的柴垛在低矮的屋檐下
静默 一层一层堆叠
不是石头压着石头的样子
是呼吸连着呼吸的默契

又到炊烟飘逸的时候了
呼唤的乳名那么亲切
恍惚之间
我就是那个跌跌撞撞
赶回家吃饭的孩子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